

雨季的思念

■ 宁春雪

雨季一到,我的心里便莫名地雀跃起来。雨季里我最盼望的趣事,便是进山拾菌。

听家里长辈说,我四五岁时便痴迷捡菌子。天不亮,父母还在睡梦中,我就一个人摸黑进入山林。等他们醒来,火塘边早已堆着一大堆菌子,大大小小,红红青青,杂七杂八。父母亲总是耐着性子帮我分拣,把毒菌挑出去扔掉。而我呢,捡完倒一身轻松,安安心心地回去接着睡我的回笼觉了。这些幼时的记忆碎片,我自己大多是记不清了,但每到雨季,我兴冲冲上山拾菌时,长辈们总要翻出这些旧事讲给小辈们听,一遍又一遍,仿佛也成了他们每年雨季的一点小小乐趣。

记忆中,父母总在山里种地谋生——种烤烟、种玉米,日复一日地弯腰劳作,而那连绵的山林,便是我从小乐园。四周青山环抱,空气清透,风景优美。站在最高的山岗往北望去,还能隐隐看见巍山坝子的轮廓。我就在这片山野里长大,上山摘野果,山里放牛嬉戏,岁岁年年。一年四季里,最盼望的总是夏天——几场夏雨过后,山林间便悄悄钻出无数菌子。

这么多年,最难忘的一次拾菌,至今牢牢刻在心头。

那年雨季,跟着父母去山箐里挑山泉水,无意间撞见一片绝好的菌窝。漫山遍野都是奶浆菌,一朵朵饱满鲜嫩,全都是数一数二的极佳品相,模样喜人。我们甚至不用挪步,蹲在原地随手就能拾满一大篮,一大桶。原本是用来挑泉水的水桶,最后都挑起了菌子。父亲看着成堆的菌子笑着说,这么多,自家哪吃得完,若能拉去城里卖,准能赚一笔。可那时山里交通不便,上山的重物全靠马驮,进城一趟路途迢迢,周折太多,终究只能作罢。我已记不清那一大筐沉甸甸的奶浆菌,最后一家人是怎么吃完的,但那天满山遍野奶浆菌的画面,我一辈子都忘不掉。后来每个雨季,我跑过一座又一座山头,却再也没遇见过那样繁盛、那样动人的景致。

再后来,我进城读书,待在山里的日子越来越少,上山拾菌的机会也渐渐稀少了。可每个寒暑假,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这件事。一放假就忍不住给舅舅打电话,软磨硬泡缠着他带我上山。舅舅倒也带我进过几回,耐心教我认菌——哪些能吃,哪些碰不得,什么树下、什么土里爱长什么菌。他总念叨一个叫“公山”的地方,说那座山菌子格外多,不只有杂菌,还能捡到木耳、松茸这样的山珍。可我每次兴冲冲让他带我去,他总能找出由头推脱——路太远、山难走、体力不够。那时我总偷偷觉得,舅舅估计是藏着自己的独家菌窝,舍不得分享给我。

那些年阿婆还健在,她上山放牛羊,捡到新鲜菌子或酸甜野果,总要托人捎进城给我。后来她腿脚不便,再爬不上山了,却仍时时惦记着我。有段时间我在一所小学代课,小学距离阿婆家不远,阿婆常让表妹用书包背来自家种的大黄瓜,还总捎话让我周末回去陪陪她。可我呢,总以备考太忙为借口,一次次敷衍、一次次推脱,辜负了她的期盼。

再后来,她永远留在了那座夏日长满菌子的青山里。父亲也是。那个曾经蹲在火塘边替我分拣菌子,笑着说“若能拉去城里卖准能赚一笔”的人,也长眠在了青山深处。只是我至今不确定,父亲安睡的那座山头上,会不会也像阿婆那边一样,每到雨季便冒出一片一片的奶浆菌。

如今每逢雨季进山,我翻过山冈,穿过密林,遥遥望着青山深处,仿佛还能望见他们的背影。时光催人,昔日常带我进山、为我引路的舅舅,也远赴他乡务工了。再没长辈陪着我满山找菌,教我辨识毒菌。

最近几年,每年雨季一来,我们表兄妹之间的联系便格外频繁——一通电话打来,聊的大多是山里菌势,互相邀约,敲定日子,一起奔赴山野。年年如此,乐此不疲。捡回的菌子,油炸、晒干、冰冻储存,仿佛能把一整个雨季都封存起来,留待冬天慢慢咀嚼。望着那一篮山野馈赠,我心里慢慢明白——其实我在意的可能不只是菌子,而是那段回不去的旧时光。是阿婆牵着我的手走过露水打湿的草坡,是父亲蹲在火塘边一颗颗替我分拣菌子的背影,是舅舅一边推脱“公山太远”一边偷偷打量我有没有失望的眼神……那时天很蓝,山很静,一家人都在,日子很慢,慢到一场雨可以下整整一个夏天,慢到一篮吃不完的菌子就可以成为家里好几天的话题。

如今雨季年年至,菌子年年生,可当年那些陪我捡菌的人,一个一个,都走远了。有的永远留在了山里,有的去了他乡难相见。唯独这山林还在,雨水还在,菌子还在。每当我弯腰拾起一朵鲜嫩的菌子,就像拾起一段被岁月浸润过的记忆,潮湿、温热,带着泥土气息,提醒我无论走多远,根始终扎在这片山林深处,扎在那些已经走远的人心里。

只是我常常想,父亲长眠的那座山,雨季来临时是否也会热闹起来?是否也有奶浆菌一朵一朵从土里钻出来,饱满鲜嫩,模样喜人,像那年山箐里我们一家三口撞见的那般模样?若是那样,倒也好。他在山里有菌子做伴,大约不会太寂寞。而我每一次进山拾菌,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,其实都是在朝着他的方向,一步一步,走得更近一些。

菌子破土时,便是归期。



晴光紫薇

杨新闻 摄



康复者之五 马福全

在山石屏的麻风康复者中,马福全算是高寿者。老人家生于1941年,足足已有八十二岁。他清楚地记得,他进山石屏的日子是1971年5月1日,整整已有五十二年。五十二载的光阴,已过了半个世纪。进山石屏之前,他已在老家结婚,而且有三个孩子。

马福全说:“我得了麻风病后,老婆就和我离婚,几个娃娃也不认我。”也难怪,五十多年的光阴,与前妻生的那些孩子也已人到中年,或许也是儿孙绕膝。他们早已记不得还有个老父亲,或者直接回避这个问题。到山石屏后,马福全也娶了个媳妇,名欧汉妹,是洱源邓川人。马福全与欧汉妹也生了四个娃娃,都被他送回了三营老家。两个儿子在家务农,二女儿已经去世,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外当公务员。小女儿对他还挺孝顺,逢年过节都给他买大堆东西,吃的穿的都给他置备。

马福全说:“其实我啥都不缺,每个月政府补贴八百多块,爱心人士还给我们送衣服、被子,敬老院还给我们发慰问金。有党委、政府的关怀,有社会各界的帮助,我们山石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”

马福全用了“天翻地覆”这个词,想来也是个有文化的人。

的确,马福全虽是病人,不过也算是山石屏麻风疗养院的医务人员。他干过卫生员、药剂师,整整八年时间,协助医生做了不少事务。

马福全说:“我刚来时,山石屏有两百多个麻风病患者。疗养院让我做卫生员,我给他们拿药、发药、打针、换药,每个月抽血化验麻风杆菌一次。那个时候,卫生员每个月补助三块钱。”

马福全读过小学,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患者中,算是有文化的,因此就被安排做了卫生员。卫生员也得干活,砍木头、解板子、犁田、种地,他每样都做过。实行承包制后,他承包了疗养院两亩地。

如今,马福全老人已至耄耋之年,但身体还算硬朗,在山石屏待了大半辈子,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,习惯了这里的人。每天,与老伙计们“冲冲壳子”,晒晒

太阳,听听黑惠江的涛声,其乐融融。

对于年轻人而言,麻风疗养院变成了山石屏村。对于马福全来说,麻风院变成了养老院。

这个养老院坐落在山水之间,山清水秀,富集大量的负氧离子,是个理想的康养之所。

当年到这里是无奈,如今能在此间养老是幸福,以后在此间长眠,人生无憾!

康复者之六 杨翠莲

“我们得麻风病的人,连棵草都不如。感谢共产党,感谢李医生,才有我们的今天!”

杨翠莲说这些话的时候,已是眼泪汪汪的。

她很可怜,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。我请她再想想,她说真的记不得。她的出生地是洱源县三营镇永胜村村委会常营村民小组,十四岁就得了麻风病,大集体时代,生产队的活计还得样样都做。

在面对面交流的康复者中,她是肢残最严重的,十个手指都没有了,只剩下两只残损的手掌。面对这样的肢残康复者,我的心始终是揪着的。

1983年,杨翠莲来到山石屏。之前她没有结过婚,在山石屏,她找到了另一男。男方叫杨重发,是洱源县双廊乡青山人(现属大理市双廊镇)。杨翠莲说,杨重发得了血吸虫病,后来引起肝硬化,没治好,已经去世二十多年。他俩有个儿子名杨万山,两岁多时就被爷爷带回老家。儿子长大后成家立业,现已在下关买了新房。两个孙子也在下关读书,大的已经读初三。

杨翠莲很感慨,儿子虽然不在她身边长大,却很有孝心,这比有些直接遗弃父母的子女强很多。

“儿子年年来看我呢,还带着他的岳父岳母、媳妇娃娃。我儿子真是有孝心,他的媳妇也待得好。他岳父岳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。他们对我这么好,以前我是想都不敢想,我得了麻风病,他们不嫌弃我,还来看我,真是万幸!”

杨翠莲说这话时,我想起了王仲元老师,他好歹也是个文化人,教出了山石屏的几十名学生,却没有子女尽孝。相比之下,记不得自己出生年月的杨翠莲得享天伦之乐,她是幸运的。

杨翠莲说:“我得了胆结石,儿子就把我带到下关做手术。手术过后,又得了胆管结石。儿子就在医院里侍候我,守了我四十五天,又花了他的钱,又耽擗了他的时间,我真是过意不去。我有个好儿子!”

杨翠莲的儿子的确有孝心,因为母亲的命途坎坷,他更加爱母亲,有良善之心。杨翠莲有这样的儿子,也是很大的福报。其实有些身体健康的老人,也未必能享受到子女的孝心。

杨翠莲原来和大多数的麻风康复者相同,不相信自己的病已经治好。但现在手指不小心戳破点皮,个把星期就能愈合。以前戳烂点,几个月都没法好。两相比较,她也确信自己的病已痊愈。只是留下的肢残,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,比如做饭、洗衣,还有别的家务活。但她很坚强,慢慢学会了用肢残的手掌切菜,学会了用筷子、汤勺,学会了做很多事。生而为人,她学会了像野草般活下去。

过去杨翠莲不敢去赶街,生怕被人家撵走。别人不相信麻风病能治愈,她自己也很自卑,因为肢残的双手特征太明显,人家一看,就晓得她得过麻风病。

现在好了,人们的观念已经转变,杨翠莲也敢经常去赶街,有时纯粹就是为了凑凑热闹。更多的时候,她去炼铁街、长邑街的医院、诊所看病、打针、包药,医护人员也不会嫌弃,还是会很耐心地检查诊疗。有时,她还会去卖鸡蛋,人们不再说山石屏的鸡蛋有麻风杆菌了,反而说山石屏的鸡蛋是正宗的“土鸡蛋”,价钱比养鸡场里的鸡蛋价格高。她去卖鸡,人们说山石屏的鸡都是“飞鸡”,是“跑步鸡”,也比养鸡场里养大的鸡价钱高。

杨翠莲说,包产到户后,她分到了三亩地,种苞谷、蚕豆、油菜籽,她还种核桃、板栗,既是绿化树,又是经济林木,给后人留下几棵树,也算是留下点念想。这辈子尽给别人添麻烦,种几棵树,或许能给这个世界留点好处。

杨翠莲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九百八十元的生活补助,她自己还养鸡。扣除房租费每月三十元,电费每年三百多元,她平时生活节俭,生活开支绰绰有余。

对党和政府的关心,对社会各界的关爱,杨翠莲充满了感激。她说:“机关干部发工资,那是因为操磨大事。说到底,我们麻风康复者都是废人,可政府没有抛弃我们,社会各界还给我们献爱心。我现在领着低保金,连洗衣粉、牙膏、牙刷、卫生纸这些生活用品都给我们,还领我们到处去旅游,真是很感激!”

连出生年月都记不得的杨翠莲,艰难困苦大半生,终有个幸福的晚年,她很知足,也很感恩!

连载 85

风行松子 | 罗家贵

不知哪里来的秋风
竟然把一枚沉甸甸的松子
轻轻地送来
迫降在卷轴之上

佩戴着掌舵的尾鳍
好似一枚鱼雷
梭子般的流线身材
还保留轻风划过的痕迹

身后
响彻着松涛阵阵
回应着流水潺潺
余音环绕着山梁

高原的群山
山峰直插蓝天
寻找不到
松子故乡
在哪一座山头

洱海的风 | 陈妍霞

沉溺于每一阵向我吹来的风
明知风待我与旁人并无不同
欣喜于每一阵向我吹来的风
不问风因何而起 又因何而终

海风携来春日温柔
捎带凉意与微湿
藏着几分轻快 几分朦胧
拂过漫步的行人
掠过嬉闹的小狗
美好从不偏倚
也从不落空

花影摇曳
蝴蝶你追我赶
共赴一场明媚的相逢

我仍贪恋
这洱海吹来的风
风本无心 我自心动
那又何妨
依旧张开双臂
拥抱只属于此刻的长风

云龙桥 | 郑绍全

云龙桥的石阶
还记着我踩过
雨儿时追过的蝴蝶
母亲呼唤的声音
在桥上轻轻回荡

后来我走了千里万里
鞋跟踩过无数条路
可再也沒有一块石阶
能留住我想家的脚步

昨夜我站在桥上
江风扯住我的衣角
潮气漫过石阶
我伸手去摸那根铁索
父亲掌心的温度
仍藏在冰凉里
熟悉如昨

荷韵 | 字加华

落雨洗净夏日的炎热
轻风吹过
一池荷叶摇曳多姿
荷花正艳
定格时光深处的妩媚
去年今日
邂逅一场盛夏的浪漫
灼灼芳华 写下一首
多情的诗章
浸染了每一个思念的日子
骄阳烈烈
伫立清幽池边
与一朵含苞的荷花对视
一抹难舍的思绪
悄悄地溢满心头

如果大理是一本诗

诗行苍洱间

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
栏图设计 何俊偉

石门关

■ 田坤(清)

破壁石门开,洪濠天地设。
谷应水声幽,洞迷云气结。
万岭拥雄关,千岩藏积雪。
苍峰眼望中,无径探奇绝。

——《大理历代诗词选》

每次到漾濞石门关,云雾缥缈,拔地而起的石门威严得让我浮想联翩。南派三叔笔下神秘莫测的青铜门在脑海里闪现,忍不住遐想——穿过浓雾,石门的深处是否也藏着“终极秘密”。而在诗人的想象里,鸿蒙初开之时,山川裂变,石门开。

“破壁石门开,洪濠天地设”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从来都是震撼人心,引人无限遐思。

关于石门关的由来,民间流传着诸多动人故事。有传说是金牛用头上的角撞开的山门;也有传说是玉皇大帝劈开两座高峰,造就石门天险;还有传说是白龙和黑龙鏖战苍山,白龙尾巴砸开了山门……

漾濞石门关位于漾濞县苍山西镇,峡谷幽深静谧,溪水潺潺、云雾缭绕、崖壁古木,独特景致呈现的不仅是一首诗,更是一幅清幽空灵的山水画。徐霞客曾游历至此,也被这个风光旖旎的自然秘境深深吸引,并叹其“真奇观也”。

山水载沧桑,石门关还承载着厚重的古道文明,曾是古老博南古道、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。所在的金牛村,至今留存着珍贵的苍山崖画,那是来自青铜器时代的印记,镌刻着先民狩猎、舞蹈、祭祀的生产生活图景。

“苍峰眼望中,无径探奇绝”,山海有尽,奇韵无穷。石门关为人们打开的是无尽的想象空间,那是一扇有故事的“门”。

(杨磊)

龙尾关的烟火气

■ 张丽琼

童年的记忆里,龙尾关带着香甜的烟火气,如此的温情脉脉。那时,父亲总在周末带着我去龙尾关找老朋友喝酒,我则会溜到租小人书的书摊上租书看。跟着父亲回家的路上,父亲都会给我买两块米糕,也会给我买我喜欢的书,还会把龙尾关的井水背回家。回到家,把水烧上,全家人泡上一壶沁人心脾的暖茶,茶香里我读着新买的书。

后来,我成家有了孩子,父亲依然会带着我们去龙尾关,依然给我和孩子买两块米糕,有时买点小菜,有时找一家咖啡馆坐坐。父亲会给孩子讲龙尾关的历史,轻言慢语,娓娓道来。

时间过得很快,父亲去世后,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曾踏足龙尾关,我

书要慢慢看、细细读,要慢慢消化,带我到图书馆办了借书证,让我有更为宽广的阅读视野。父亲探亲回家的日子,依然会带着我去龙尾关,租书屋也变成了小书店。父亲依然给我买两块米糕,也会给我买我喜欢的书,还会把龙尾关的井水背回家。回到家,把水烧上,全家人泡上一壶沁人心脾的暖茶,茶香里我读着新买的书。

后来,我成家有了孩子,父亲依然会带着我们去龙尾关,依然给我和孩子买两块米糕,有时买点小菜,有时找一家咖啡馆坐坐。父亲会给孩子讲龙尾关的历史,轻言慢语,娓娓道来。

时间过得很快,父亲去世后,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曾踏足龙尾关,我

怕在那个熟悉的场景里,无边的思念会止不住地蔓延。终于,在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和孩子来到龙尾关,我们买了许多小菜和水果,以及两块米糕,然后孩子对我说:“妈妈,我们去咖啡馆坐坐。”熟悉的咖啡馆,香甜的米糕,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……这一刻,我才明白过来,父亲那么喜欢带我和孩子来龙尾关,或许希望我们在龙尾关的烟火气里,找到平凡岁月里的幸福。

父亲的爱犹如龙尾关的烟火气一样,一直都在。这种温暖的感觉,会伴随着我走过年年岁岁。在独属于我的岁月之河中,我是父亲最幸福的女儿,如今也是,将来也一直是。